

小言論

第一集

韜奮著

小 言 論

第一集

韜 奮 著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小言論

第一集

每冊實價捌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韜

奮

發行者

上海法租界
生活書店

陶爾斐司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

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

四月版

小言論目錄

一位不嫁的女書記官

醋味深重

以後誰娶黃女士的便是 Hero

發了一夜的財

柏林大學找不出這位博士

同德國的蹺脚老太婆賽走

門房代理校長

潘老太太與中醫

這位『跑腿』同志說得傷心

死後如何？

一 三 五 七 九 一 四 七 二 三

猫歟？狗歟？

募捐提倡做死人

一位女同志的糗事

半個腦子

糊塗蟲假認真

急來抱佛脚是要來不及的

令人敬仰崇拜的女接線生

積毒的心理

貓捉老鼠的新聞記者

阿貓阿狗的成績

奴性十足的舞弊本領

我們只得佩服文明國的法律

二五 二八 三〇 三三 三六 三八 四一 四四 四六 四九 五二 五四

最後的保障

無恥！

『人家要笑的』

傻子太少

白忙了一頓

也許是能力的表現

偷偷捏捏的大學教授

不過被瘋狗咬了一口

一封萬分迫切求救的信

雖死何憾？

幾個特色

無可如何的抱歉

五七

五九

六一

六四

六七

六九

七二

七四

七六

七九

八二

八四

多麼爲國爭光的教育局長！

夜大學

不堪設想的官化

中外注目中之嫣然一笑

爭氣

倒也沒有什麼稀奇

老頭兒說老話

校長供開刀

矮弟弟也有括目的時候

民窮財盡中的闊現象

五國海軍會議與中國

烈士倒霉

八七

九〇

九二

九四

九七

九九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五

一〇七

一〇九

一一一

大光明中大不光明

一一三

硬

一一五

勉強以笑顏表示歡迎

一一七

匪首的思想

一二〇

熱烈後的靜思默念

一二二

窮光蛋的公道

一二四

姑作未來的樂觀

一二六

好縣長

一二八

壓倒

一三〇

莫德惠勉任鉅艱

一三二

張我華之殊深愧對

一三四

張翠鳳女士和她的母親

一三六

始終抱樂觀

一三八

呂煥炎被刺中的兇手

一四一

敬告工商部當局

一四三

幾死毒手的白英女士

一四五

浙教廳的研究部

一四七

留學熱中的冷靜觀

一四九

趙鐵橋蓋棺論定

一五二

租界電話出賣問題的測驗

一五四

勞苦民衆中的一樁喪事

一五六

除去非黨員案緩議

一五八

暴行軍人的愛妾撒嬌

一六〇

勇敢的中國人

一六三

辭去遙攝的大學校長

半死活的中俄會議

李杏花女士勝利之所由來

一千五百萬元的誘惑力如何？

冒險

欲蓋彌彰的獸行

敬慰蕭女士

尊意云何？

自覺與自賤

文明國的文明行爲

悲慘壯烈的台番

戒慎恐懼的局面

一六五

一六七

一六九

一七一

一七三

一七六

一七七

一七八

一八〇

一八二

一八三

一八四

痛快

飯桶領事應即撤回

勵志社的祝捷盛宴

人力車夫所受的剝削

廈門當局袒荷之荒謬

對蔣張避名致敬的問題

全國圖書館之激增

『真金不怕火』

民窮財盡中的閩人做壽

學潮之謎

日對我之驚慌

再論學潮之謎

一八六

一八七

一八八

一八九

一九一

一九二

一九四

一九六

一九七

一九九

二〇一

二〇三

浙省政府改組中的考察費	二〇五
查驗入上海的外國人	二〇六
注重同等學力的考試規程	二〇七
平民住宅與闖入洋房	二〇九
教育部的軍閥手段	二一一
孔部長與女同事	二一三
教部新頒的救濟辦法	二一四
考試以後如何？	二一六
擴充升學預試範圍的建議	二一八
已升且學者奈何？	二二〇
讀全國教育最近統計	二二二
始識中國文明	二二四

壯哉移民西北的先鋒隊	二三五
實業部籌劃創辦五大工廠	二二七
英雄末路猶戀虛榮	二二九
胡氏辭職聲中之另一觀察	二三一
赤膊甘地與西裝甘地	二二三
先鋒如何？	二三四
真假電影	二三六
日新月異的奇妙世界	二三八
駐華日軍又逞暴行	二三九
所望於西陲學術考察團者	二四一
交通部孝敬英國嗎？	二四三
辭官救災的朱慶瀾氏	二四五

失業狂潮中的怪現象

二四七

蚊蟲蒼蠅後的老虎

二四八

料理後事

二五〇

蔣作賓口中的蘇俄現狀

二五二

中國看報人民的數量

二五四

甘地拒絕建立銅像

二五六

主席老師與洋奴教育

二五八

考試聲中的希望

二六〇

人民不許

二六一

華北運動成績進步之可喜

二六三

民意所在

二六五

榮譽中的自覺

二六七

學潮中的負責者

二六九

宗族主義和國族主義

二七一

小言論 第一輯

一位不嫁的女書記官

有一天在下看見時事新報館的同事蔣介民君的辦公室裏來了一位女賓，身上穿了一套灰色中山裝，頭上披著短髮，初看上去似乎是一位男賓，聽了她的清脆的聲音，纔知道『他』是『她』，不是『他』。我聽她高談闊論，口若懸河，就知道她不是一位平凡的女子。後來她走了之後，我為好奇心所動，就問蔣君她是怎樣的一位『她』。

據蔣君告訴說，她是上海法科大學的畢業生，現任南京特別刑事法庭的書記官，和她是同級的學友。蔣君又說，她自在學校裏起，向來就不願講戀愛，要終身從事於法律事業。她在學校的時候，有一位敬慕她的男友，硬要和她講戀愛，跟來跟去，跟個不休！她不勝其煩，老實對他說她是不講戀愛的，但他仍繼續實行他的『緊跟』主義，後來

她把她的妹子介紹給他，嫁了他，纔告一段落。

蔣君和我談的時候，適館中另一同事余瑞生君也在旁。這位余老先生靜悄悄的聽着，聽完之後斜着嘴開玩笑的對蔣君說道：『不嫁！像你老蔣的「照會」，誰要嫁給你！現在未曾找到意中人當然不嫁，等到有了意中人便嫁了！不嫁！』

我們以為得到願嫁的人就嫁，未得到願嫁的人就不嫁，倒也是很正當的態度。不過要能自立，纔能如此自由。

嫁不嫁是個人自由的事情。一個女子自動的不嫁，用不着旁人反對；不過我以為『嫁』是『常道也』，『不嫁』不足為訓，所以我們對於『不嫁』主義也不願意提倡。我們所要特別喚起注意的，是這位女士有了專門的學識，有了獨立經濟能力，（聽說她現在月薪一百四十元，當然可以自顧了。）便不難有她的自由，嫁不嫁倒似乎不是我們所要注意的事情。

『美國大城中女子，大半在二十二歲以外出嫁。在未嫁之前，十六歲以上，除在校